



虎

鲨

虎鲨

沈国良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三年·南昌

虎 鲨

沈国良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口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8 印张 3.143 插图 5 页 字数 50 千

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276

定价: 0.40 元

目 录

爱集体的雄斑马	1
兽中王取经	11
虎 鲨	22
鱼 医 生	33
海参和水母	45
小鱼儿游大海	58
碎碟献珠	72

爱集体的雄斑马

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，生活着一种长有杂色花纹或斑点的斑马，它们几乎没有单个儿活动的习惯，总喜欢三、五十只成群结队地呆在一起。

斑马群中，有小不点儿的幼马，也有步履维艰的老马，还有担负着生儿育女责任的雌斑马，雌斑马的学名叫牝马，这些马都是需要得到保护的。否则，难保不遭受其它野兽的侵袭和伤害。而被称作牡马的雄斑马，正是马群的卫士。

每当发现鲜嫩的绿草，牡马一声唳哨，整个马群立即会蹦呀跳的跟随前去，痛痛快快地吃上一个饱，牡马却并不贪吃，分散地呆在马群四周，负责警戒。

一遇暴风骤雨，整个马群前呼后吆，扬蹄飞奔，跃入密林去躲避，断后的必然是牡马。

整个马群，始终融为一体，和谐相处，大家生活得十分愉快，再加上有牡马充当尽职的卫士，整个马群的安全也容易得到保证。

因此，斑马们全都非常热爱集体。在自然界，人们一般是看不到离群的斑马的。

幼马生下来以后，母马往往先要对“儿女”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，反复叮嘱幼马不要离群。当上了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和“外公”、“外婆”的老马，也往往会不住口地唠叨：“离了群的话，孤单无力量，容易遭灾殃……孤单无力量，容易遭灾殃……千万得记住，要合群。”

可是，这样的教诲，并非每一匹幼马都听得进耳、铭记在心的。

一匹“塌鼻子”幼马夹带着鼻音在暗下嘀咕：“一直是大家聚集在一起，究竟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找到了草料，都得匀分着吃。”

另一匹叫“野驹儿”的幼马闻听，随声附和着：“是呀，一直是大家聚集在一起，还挺不自在的，连单个儿出去溜达的机会也没有，真憋得难受。”

这两匹幼马，一匹贪吃，另一匹贪玩，经常在私下商量离群的办法。

有一次，“塌鼻子”在马群中哭呀喊的，吸引住不少匹马的注意力。这时，“野驹儿”趁着混乱直往外窜。

“野驹儿”正要溜出马群的时候，偏巧被它的“奶奶”——“瘸腿”瞧见了。

“瘸腿奶奶”瘸着腿，身子一摇三摆，蹶到“野驹儿”

面前，劝阻说：“不要单个儿活动，单个儿活动会遇到意外风险的。”紧接着，“瘸腿奶奶”又以沉痛的语调谈到：

“你知道我的腿是怎么会瘸的吗？那是因为，还在我年幼不懂事的岁月，有一次离群外出，遇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“瘸腿奶奶”猛地煞住了话头，原来，“野驹儿”已经不在自己跟前了。

“野驹儿”哪里去了呢？

它趁着“瘸腿奶奶”只顾自管自唠叨而不注意的当儿，折回马群中，东钻西窜，改换一个方向直往外圈挤去。

在马群中哭呀闹的“塌鼻子”，这时，哭闹得更加厉害了，甚至撒娇似的在地面打着滚……使马群中引起一阵又一阵的骚动。

“野驹儿”由于没有谁去注意它，逐渐地挤到了马群的外圈。

马群的外圈，虽然有一匹匹牡马分散地呆在那里负责警戒，但是，每两匹马之间终究是有一定距离的空隙的。

“野驹儿”瞅准一个空隙，急切地想溜出马群，没有料想得到，自己恰巧是在从“父亲”——“剽悍大个儿”的旁边经过。

“你想上哪儿去？”“剽悍大个儿”看见“孩子”一味地往外跑，厉声喝问了一句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“野驹儿”张口结舌，语无伦次地回

答：“爸爸，我在找鲜嫩的绿草吃。”一边这么回答，一边还装模作样地低下头去，啃吃地面的嫩草。

“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能离开大家而去单个儿活动呀，”

“剽悍大个儿”的语气和缓了下来，耐心地诱导“野驹儿”说：“离群的斑马，是抵御不了狮子的袭击的。”

“狮子？”

“野驹儿”第一次听到“狮子”这个名词，除了觉得挺新鲜以外，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儿，还以为那是“父亲”在吓唬自己，嘴巴上连声地“嗯”“呀”着，心底却仍然在打着外出溜达的算盘。

“剽悍大个儿”正准备继续对“野驹儿”进行诱导，突然，马群中传来一阵阵尖叫声，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，想看一看马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马群中，“塌鼻子”使劲儿在地面打着滚，一会儿撞痛这匹马，一会儿又撞痛那匹马，被撞痛的斑马一匹匹都在尖叫。

就在“剽悍大个儿”朝马群中回头看去的瞬息间，“野驹儿”放轻脚步，溜出马群，越跑越远，待“剽悍大个儿”重新回转过头来，“野驹儿”早就没有踪影啦。“剽悍大个儿”焦急地喊叫：

“糟糕，野驹儿离群了。”

顿时，负责警戒的牡马围向“剽悍大个儿”，询问“野

驹儿”溜走的方向，准备去将它追回来。

消息传得相当快，“瘸腿奶奶”听说“野驹儿”离群，急得放声大哭，说话也语不成句了：

“野驹儿它……刚才……它……想从……从我这儿溜出去……”

内圈的一些斑马，误以为“野驹儿”是从“瘸腿奶奶”呆着的地方溜出去的，围向“瘸腿奶奶”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在嚷叫“去将它追回来”。

于是乎，整个马群分成了两半。混乱……骚动……“塌鼻子”趁着混乱和骚动，轻易地也离群溜走了。

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“塌鼻子”起初的哭闹、打滚是有用意的，是为“野驹儿”的溜走打掩护，而两匹幼马的离群，是它俩周密计划、共同商量好了的行动。

事实果真如此。

这两匹离群的幼马，很快在相互约定的地点汇合，东荡西逛，越跑越远，“塌鼻子”贪婪地找鲜嫩的绿草吃个不停，“野驹儿”则悠闲自得地欣赏大自然景色玩个不休……

周围，响起一阵刺耳的吼叫声。

“塌鼻子”和“野驹儿”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同时望去，一下子惊慌起来了。它们看到一只鬃毛直竖，躯体庞大的怪物，正在慢慢地走过来，瞪圆乌黑的双眼在窥视自己，龇牙咧嘴的样子实在可怕，并且还蹲伏下身子，摆出要跳跃着向

前扑来的架势。

“塌鼻子”直打哆嗦。

“野驹儿”也深知不妙，暗地里在思忖：“莫非遇到了爸爸提起过的狮子了？”

不错，这两匹离群幼马遇到的正是非洲狮。

“野驹儿”招呼“塌鼻子”：“快逃！”

“嗯。”“塌鼻子”连嘴巴都在打颤，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个字来。

“野驹儿”和“塌鼻子”急忙掉转过身子，一前一后地扬开四蹄，朝来路回奔。

非洲狮紧追不舍。

相互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，在迅速接近……

这时，“剽悍大个儿”和别的牡马正率领整个斑马群来寻找“塌鼻子”和“野驹儿”。由于判明了方向，寻找的路线是正确的，听到狮吼声以后，更加加快了前进的速度。正值两匹离群的幼马危在瞬息之际，整个斑马群赶到了。

“野驹儿”和“塌鼻子”连哭带喊地逃进了马群。

“瘸腿奶奶”嗔怪“野驹儿”说：“不听老者言，吃苦在眼前。我刚才已经要告诉你，我小时候也是由于一次离群外出，结果，遇到了非洲狮的袭击，这才瘸了腿的，要不是大家营救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可是你呀，却不听我的话。”

“野驹儿”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“塌鼻子”心有余悸，指着追来的怪物，问道：“奶奶，你从前遇到的，就……就是那家伙吗？”

“就是那家伙——非洲狮。”“瘸腿奶奶”回答着：“非洲狮要是发现猎物，它不达到饱餐一顿的目的，是决不会罢休的。”

“野驹儿”听这么一说，越发紧张了，便急问：“那……那可怎么办？”

这时，非洲狮已经逼近马群。

斑马群立即调整成环形的队伍，让“野驹儿”和“塌鼻子”等幼马居中，由围成圈的、包括“瘸腿奶奶”在内的老马和牝马护卫，一圈又一圈地组成同心圆的圆圈，最外一圈则是“剽悍大个儿”和其它牡马围成的大圆圈，整个马群以环形的队伍飞也似地夺路奔逃。

这种环形的队伍，对于应付非洲狮的袭击，是有相当好的效果的。奔逃的过程中，最外圈的牡马都是头朝圈内、尾向圈外，围成一圈，簇拥着整个马群逃退的。充当尽职的卫士的牡马，一齐使劲地在踢着后蹄，使非洲狮无法接近。

非洲狮垂涎三尺，不顾一切地向前猛扑，被“剽悍大个儿”扬起的后蹄弹了回去。

然而，这只非洲狮肚饥难熬、馋得厉害，怎么也不肯轻易放弃猎物。所以，一直紧盯着马群，与马群保持着不太远的距离，尾随不舍，企图待马群奔逃得精疲力尽、支撑不住

以后，伺机捕食。

马群逃走有一段时间了，不但幼马、老马和牝马渐渐地感到体力不支，而且，连牡马也都气喘吁吁，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。

“野驹儿”和“塌鼻子”朝后面望去，发现非洲狮依然尾随不舍，吓得忙问“瘸腿奶奶”：“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险境呢？”

“瘸腿奶奶”没有吭声，神色显得十分紧张——

紧追不舍的非洲狮离马群越来越近了。这时，只见“剽悍大个儿”减缓了步子，离队冲了出去……

“瘸腿奶奶”的眼眶渗出了泪花。

“野驹儿”还没有弄清“剽悍大个儿”这样做的意图，急得直是高唤：“爸爸，你快点使劲儿跑呀，狮子……”

“剽悍大个儿”根本没有去想一下自己危险不危险，相反，却大声地这样在说：“野驹儿，你同妈妈、奶奶和大家一起，快点使劲儿跑吧，由我来拦住那只非洲狮。”

“那……那可是要没有命的呀，”“野驹儿”既为“父亲”的英勇气概所感动，又实在为“剽悍大个儿”的安全担心，它大声地嚎叫着。

“剽悍大个儿”满怀豪情地回答“野驹儿”：“没有了马群集体，就不会有你、我和我们全家，就不会有单个儿的每一匹斑马。为了集体，为了大家不受伤害，我现在顾不得自己

了。”

“野驹儿”哭喊：“爸爸，是我害了你，爸——爸——”

诀别的时刻快要到了，“剽悍大个儿”痛切地对“孩子”作着最后的嘱咐：“野驹儿，往后可千万别再擅自离群、自招灾祸了，无论如何要改掉那‘野’劲。”

话一说完，“剽悍大个儿”立即果断地放慢了脚步，昂首长嘶一声，犹同在唤叫着“集体主义万岁”的口号，向大家进行诀别。为了保护同种和阻止“追兵”，“剽悍大个儿”竟主动横身倒地，吸引那只肚饥难熬而又馋涎欲滴的非洲狮扑向自己。

非洲狮得到了猎物，舍弃了对整个马群的追捕，凶残地扑向乐为集体舍身的牡马——“剽悍大个儿”。

“剽悍大个儿”——作为牡马，马群的卫士，以身殉职，用自己的生命，保护了整个马群。

.....

整个马群化险为夷，转移到了安全地区。

马群中，“野驹儿”泣不成声地偎倚在它的“瘸腿奶奶”身边，一遍又一遍地喃喃着：“爸爸说得对，没有马群集体……就不会有单个儿的每一匹斑马。我……我懂得了集体两字的真正涵义……懂得……知道要热爱……要护卫集体了。”

在一旁跺脚的“塌鼻子”，也跟着羞愧地表示态度：“今后，我再不自私了，保证处理好自己和集体的关系，凡

事要为集体着想。”

“瘸腿奶奶”感触万分地瞅了自己的瘸腿一眼，似是自言自语，似是在向“野驹儿”、“塌鼻子”，向马群中的所有幼马在叙说：

“你们的成长，离不开集体的哺育和护卫，离不开集体的帮助。谁不认识这一点，迟早要……迟早会……得到惨痛的教训的。唉，就看我吧，会得上一个‘瘸腿奶奶’的称呼，野驹儿它，也为此失去了自己的爸爸。教训……惨重……惨重的教训呀。”

兽 中 王 取 经

风和日暖，气候宜人，印度洋的珊瑚群岛上的树林里，生机盎然，充满了欢乐！

树木花草都披上了碧绿的新装，老猴子领着一大批小猴子在枝桠间追逐戏耍，逗闹，荡秋千，享受着天伦之乐；爱唱歌的各种鸟儿都带上自己新哺养大的“儿女”，在枝头教它们啼鸣；在树底下的草丛中，野兔大批出没……连小不点儿的蚂蚁，寻找食物的时候，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片结伴而行。绝大多数的动物，是后代连绵，“子孙”成群。

有一头名叫“多心眼”的狮子孤独地在树林里游荡，目睹着这一切，感到特别的凄凉。或许它正是由于心眼多的缘故才得上“多心眼”的名字的吧，眯缝眼睛冥思苦想起来：“为什么我偏偏只是孤独一身，为什么我们狮子的后代子孙不如猴呀兔的和鸟儿那样多呢？”

动物之间，历来是弱肉强食的，凶残的动物往往容易得到生存，素以“百兽之王”著称的陆地上的狮子，就是一种

凶残的动物，它经常喜欢袭击和伤害其它的动物，按理说，经过繁殖以后，头数必将越来越多。

可是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。远古时代，亚洲、欧洲和非洲这三大洲，曾经是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，现在呢？除了非洲以外，欧洲早就没有狮子了，在亚洲也只有在印度洋的珊瑚群岛等少数地区还有狮子的踪迹。

原因何在？

“多心眼”百思不得其解，联想过去，对照现在，它深为同类不断减少的趋势担忧，觉得长此下去的话……后果不堪设想。“多心眼”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寻根究源，弄清楚原因，以便采取补救措施。

去询问别的狮子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”，谁都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也没有谁在意的。

于是乎，“多心眼”决定四出取经，去专门访问一些多子多孙的其它动物。

它走近树下，野兔立即闪避得不见了影儿，抬头朝树上看去，老猴子领着许多只小猴子从枝桠间的空隙中慌张地穿越着，一眨眼，全都看不到了，各种鸟儿呢？一只只展翅远飞……“多心眼”一到那里，那里的一些动物立刻就躲闪和逃避。

“多心眼”在这样暗忖：“或许，是因为我长相威严，所以，将它们全都吓跑了。”

寻呀找的，“多心眼”在树林中遇上了野生的猪、牛和羊，当它刚一开口，吼叫着打招呼，那些牛呀羊呀和野猪却竞相地奔逃开啦。

“或许，是我嗓门太大，才将它们吓跑了吧！”“多心眼”叹息着，在这样猜测。

无可奈何，它只得继续走呀走的，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树林。

一路上，“多心眼”遇见过不少的其它动物，虽然它压低嗓门、面带着微笑上去搭讪，可那些动物呀，还是躲闪的躲闪，逃避的逃避。

说实在的，狮子的凶残，臭名远扬，简直没有谁乐意同“多心眼”交谈的。

“多心眼”琢磨了许久，终于明白了这一点，陷入极度的烦恼之中。

有一段时间，“多心眼”打算回树林中去，不外出取经了。但是，它想起了狮子已经在欧洲绝迹和在亚洲许多地方绝迹，想起了在珊瑚岛上也已经很少碰上自己的同类，想起了种族消亡的可怕前景……于是，“多心眼”仍然寄希望于能够向其它动物讨教一个使种族繁衍的妙法，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前进。

走呀走的，“多心眼”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海滨。

突然，它听到一阵狮子的吼声，这吼声并非发自周围的